

话说郑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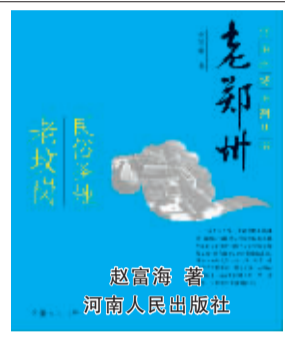
老坟岗曾与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齐名。100多年前，蒸汽火车隆隆地拖来了老坟岗商业的繁盛……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在这里酿成一片滚滚红尘。这一切的高度集结，使老坟岗成为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和一面折射历史映像的镜子，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老郑州及老郑州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版。

老坟岗拉洋片的魅力所在

拉洋片所用的箱子是多种多样的。其圆眼（即观景孔）数量也不尽相同，少则二三个，多则七八个。其画片故事有《曹庄杀妻》《刘备赘亲》《小寡妇上坟》《水浒传》《西游记》等。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老坟岗拉洋片的内容又增加了抗日题材，如《天津义界三马路》《九一八事变》，以及介绍中国名胜风光的《中国城市》《北平长安街》等。当然有时也有淫秽色情的画片在其中。

老坟岗“玩”拉洋片的十多家中，除了牛三来夫妇等三五户是单片的，其余是整套系列的图片。王汉臣是这几户系列片的佼佼者。他所用的箱子分上下两层：下边一层是暗箱，观众可通过看孔观看；上边一层是明箱，可摆放画片招徕观众。演唱时，两人分站在箱子两边，将装画片的镜框排成一行，一个从下层往里推，一个往外拽。拉洋片时，箱前设16个座位，每人收2分钱。48张洋片算是“大片”了，有五六米长，共分3层，每层16张，各坐16人，拉上两层32张时，明处的下一层16张是通过放大镜看的。人在暗箱里，两头各站一个人操作，中间1人招揽看客，操作人依次把上面的片取下推进暗箱，另一头就被顶击出来1张，由另一人拉推上一层里，直到48张依次推完。每次推顶都伴有唱腔，两端操作，一替一句轮流唱。

这一头唱先拉拖腔：“哟——推那么推来，看那么看哪，40那个8张大换班呀！”那一头接唱：“哟……你往里面看一看呀，来到了北京万寿山哪！”接：“哟……真人照的活人相哪，说话



赵富海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咋不见人动弹哪？”

拉唱：“哟……不会说话不怨咱哪，怨那照相馆里没照全哪！”

另一家则是刘瑞兴的拉洋片，也是系列的。刘家的是水箱子，8张画片，单人操作。水箱子上备鼓、簪、小锣，装在木架上，由一人拉动小绳，各种乐器发出有节奏的响声。箱前设6个座位，每人收2分钱。水箱子是由一个人操作以唱为主的。如演《白蛇传》时操作人往上面注入一瓢水，轻轻摇动手柄，隐隐能听到暗箱里有水流之声，里面是个小木人，一男一女，晃动着身子，操作人拖腔拿调“叫卖”，模拟洋片中人物说唱。

拉洋片的凭着嘴上功夫“叫卖”，若有若无地连说带唱，再加上有声有色的表演，在三五分钟中映出你口袋里的2分钱。掏出2分钱的人甘愿被哄，落个心满意足。这就是拉洋片的魅力所在。

老坟岗里还有类似拉洋片的“活动电影”，说是“电影”，其实不用电。它利用太阳光把电影小胶片通过小放映机照射在暗箱里的一块1米见方的白布（银幕）上，一次可供8人看，实际是一种无声电影。放电影的解说也是“叫卖”的一种形式，大凡电影解说用京腔说唱：“洋电影，真好看，卓别林就在这里边。杂技团小丑鼻子高，洋娘们儿穿衣服露着腰。出水芙蓉是洋妮，五分钱让你看个新儿……”

片子有西方的《卓别林话剧》《杂技团》《出水芙蓉》片段，虽说它是无声片，但通过播放人绘声绘色的解说，加上它人会动，会表演，还真招人喜爱看，当然也比别的洋片贵，每人5分钱。

白领婚姻

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丈夫不抵家外诱惑，十年婚姻几近崩盘；生母非但不调解，还撺掇女儿离婚，过“独立自主”的生活；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一再选择沉默……三代女人，心事万千。

严立达感到自己的情绪糟透了

严立达下班回到家，发现罗想不在，他立刻给小想的单位打电话，单位说小想没上班，一种不祥的预感升起来，他打了小想的手机，话筒里传出：手机关机。他又给宋西子打了电话，证实小想也没去她妈妈那儿。严立达觉得一定发生了糟糕的事。

此时，罗想脸色苍白，躺在妇产科门诊的诊室里。下午她在家看资料，看着看着就觉得下身一阵热，她静静地一动不动，像是在等什么，最后她知道不能等了，起身察看，床单被血染红了一块。

一位医生走过来。“怎么样？”罗想问。“你的血块里有胚胎组织……”“什么意思？”“你现在的情况不适合保胎了，你丈夫来了吗？”罗想没回答。完了，结束了，她想。

等严立达赶到医院的时候，罗想已经躺在休息室的床上。护士拦住严立达：“妇产科不许男士进入，你没看见门上的牌子吗？”大夫告诉他：“你没来的时候，你妻子又出了一次血，胚胎和胎盘组织全都流出来了。”严立达不出声。“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她这是完全流产。”

严立达没有反应。“别在这儿坐着了，去看看你妻子。”严立达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从医院回来罗想就不说话，一直不说话，严立达到床前：“小想……咱们俩可以谈谈。”“我不想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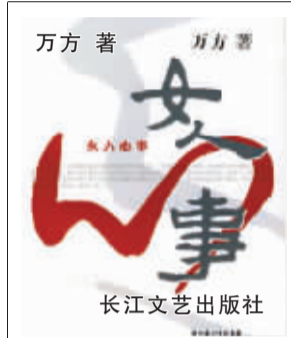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一样难过，甚至比你还难过，可现在在你的身体情况还可以，事情没有那么糟，你不要太悲观了，想开一点儿……”“你比我难过？”罗想问。“是，我是很难过。”“你比我难过！”罗想加重语

气。“我是想安慰你……”

“你安慰不了我，严立达，因为就是你毁了我。”严立达呆立。“两次，我两次怀了孩子，一次是因为陪你回老家，这一次是因为你跟别的女人上床！”罗想痛心疾首，“两次啊，都是你毁的，毁了我的希望，毁了我肚子里的小生命！你还想安慰我……严立达，你还说你比我难过？”

严立达无言以对，垂头不语。“我想了，没有别的办法了，我要离婚。”严立达抬起头发怔地看着罗想。“我不能和一个毁了我两次的男人过下去，绝对不可能！”

“你这么说过太过了吧。”严立达感到自己的情绪糟透了。“一点儿也不过分，事实如此。我已经决定了，咱们离婚吧。”“我不能在这样的时候离开你，我不会这么做。”“你错了，是我要离开你。”“都一样。”“你不同意？”“对，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么做。”“良心？你还有良心？”“你可以这么说我，但是你可以看着，我严立达是不是



万方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个没有良心的人，时间会证明的。”“你想让我等到什么时候？我不想等了。”

“小想，我真的不懂，你为什么这么急着非要离婚呢？”“还要再说吗？我说得还不够清楚？我不能再和你过了，我不可能忘记你对我的伤害。”“我的心也一样疼，小想，我是那个孩子的爸爸。”“不，我不想再听孩子这两个字。”眼泪蒙住眼睛，严立达想抚慰妻子，向她伸出手。“你不要碰我！”严立达的手停在半空。

“我不需要同情，不需要……”罗想哽咽得说不下去了。

刑事侦探

小说围绕延江市特大经济案展开。案情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着局势的方向。案情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反贪局长魏大若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形的压力，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以维护法律的公正，给延江市老百姓一个交代。

魏大若撑着墙壁不使自己倒下去

老卞看着魏大若，缓慢地说：“若是我告诉你，官冕就是武山县委书记的儿子，你相信吗？”

魏大若愣住了。虽说他怀疑过，可事情被证实之后，他仍然感到震惊。

“我还能告诉你，何魁也是武山县委书记的儿子，你相信吗？”这无疑晴天霹雳。

“我再告诉你，柯道烽是武山县委书记的外甥，你相信吗？”魏大若用手支撑着墙壁，不使自己倒下去。

“只不过柯道烽并不知道他与官冕之间的关系。”老卞想着说着，“也不清楚何魁与他是怎样的关系，更不清楚何魁与官冕之间的关系，官冕与何魁之间，也相互不知道对方是谁……还有，官冕和何魁曾经都得到过刘垭的支助，是刘垭供养何魁完成最后的学业，成了著名的外科专家的……”

“你怎么知道？”魏大若简直不敢相信老卞说的这些。

老卞解释说：“当年我就是从武山县委书记的婚外关系开始调查的，被人知道后，假以口舌处分了我，但我一直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这些事情。”“你能确认？”“我也是偶然的开始重新调查这件事情的，前后该有四个年头了。”“车祸案和HIV感染案，是官冕和何魁所为？”“对于车祸案，我可以肯定，并且我相信柯道烽已经调查清楚了，他会告诉你的。”老卞皱起了眉头，“至于HIV感染一事，可以怀疑，但我也没有任何证据，也仅仅是怀疑而已。”

“谢谢你把这些情况告诉我。”魏大若拉着老卞的手，激动地颤抖着。

老卞感叹着说：“我老了，一辈子没能



村人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做几件事情，我只是希望你以后在保护好家人的时候，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法律的良心。”

魏大若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凭着多年的交往，魏大若相信自己对柯道烽的感觉，不要说柯道烽是原先那位武山县委书记的外甥，即便是他的儿子，魏大若也相信柯道烽。若是连柯道烽都是阴谋狡诈之人的话，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可以信任的人了。

“你不是我，你当然不理解。”何魁还是坚持一边咳着，一边把香烟抽完了，“我上大学时很艰苦，开学了，连要交的钱也筹不到，别的学生每个月家里会给他们邮寄，生活费再少，也不会低于每月300元，而我没有，我每月的生活费只有60元，你能想象到我在大学里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能想象到。”魏大若说，“刘垭不是资助你了吗？”“这也知道？”“你觉得我不应该知道吗？”

“是的，刘先生是给了我很大帮助。没有他的帮助，我不可能出国留学。”何魁如实相告，“但我干的事情与刘先生无关……并且他是竭力反

对的。”

“这以后再说，我还想听听你想怎么解释你的行为。”

“我在上大学之前，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富裕，按现在的说法，那时我就是过的小康生活……我的父亲没了，我和母亲的日子，从天堂掉进了地狱……”

“那本来就不该是你拥有的财富……”

“我只知道，我的父亲爱我，爱我母亲……可自从出现了你，我的生活完全变了模样……再后来，我的耳边整天是母亲对你的仇恨，我所见到的母亲，以泪洗面……在我大学还有一年就毕业时，我母亲抑郁而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人物传记

朗朗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青年钢琴家，朗朗对于“竞争”、“赢”、“第一”、“梦想”、“牺牲”、“坚持”等理念在他成功路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做了坦率的陈述，这种对于成功的热切渴望与破釜沉舟的追求，对于望子成龙的家长、渴望成功的年轻人，极具启示性和参照性。

艺术家小区里的聚会总是非常开心

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和我出生在空军宿舍这一事实不无关联。这有几个原因。其一，我生活在充满安全感、受到保护的的环境中。事实上，我成长在全中国守卫最严密的地方之一。在那样的一个滴水不透的气泡中，我能够专注于我的音乐，没有忧虑和纷扰。其二，营区里充满了冒险和奇遇的氛围。军事基地是一个很刺激的活动场所。对于一个天性已经是喜欢想着遥远的地方，在梦想中迷失自己的小孩子来说，那儿是一个激发想象力的奇境。我和朋友们玩耍的时候，巨大的、响得骇人的战斗机会从我们头顶飞过，降落在基地，又从基地起飞。但是最好的一点是，空军大院中我们住的那个小区是艺术家的天下，那儿到处都飘逸着音乐。每个星期六晚上，爸妈就会邀请音乐家朋友和他们的孩子来我们家聚会。

当然，我们那一帮孩子全是独生子女。1979年，中国开始了计划生育政策。那以后出生的整整一代人就拥有了父母全心全意的关注，却没有兄弟姐妹相伴。更糟糕的是，我们的父母们全都经受了“文革”的洗劫，他们的抱负受到挫折，于是他们不由自主地将他们的希望嫁接在我们身上。他们无法实现的梦想，我们可以实现。他们身上一丝一毫的精神全都用到了我们身上。我们承载着他们的希望和梦想所带来的重担和祝福。

我们在艺术家小区里的聚会总是非常开心，但同时也很紧张，富有竞争性。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演奏西方乐器，而他们的父母则在一旁即兴地用中国乐器为我们伴奏。他们有的拉二胡，有的弹琵琶，有的弹古筝，有的吹唢呐或是竹笛。一个小女孩拉小提琴，一

个小男孩拉二胡，但大多数小孩弹钢琴。我之所以弹上钢琴是因为父亲说钢琴是最受喜爱的乐器。他和母亲自从发现了我的音乐天资以来一直都期待我在这方面有所发展。在我还不到一岁半时，他们听到我哼唱收音机里面听来的旋律。在我还没有学会认字之前，他们就教会了我识读音符。

每次弹琴，我都弹得津津有味。比起弹琴，我更爱表演，比如向我的朋友和我父母的朋友展示我刚背熟的莫扎特小奏鸣曲。我喜欢和他人分享音乐时的那种感觉。其他小孩中很多比我大，音乐功底也已经很扎实了，可我还是很强烈地意识到，我想要比他们弹得好。我虽然天性好胜，却并不妨碍我们的聚会所体现的友谊、温暖和盛情。

尽管如此，有些小孩还是说悄悄话：“朗朗就是爱显摆。”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弹一首曲子，然后再弹一首，然后再接着来一首。从巴赫的赋格到李斯特的一首叫作“小匈牙利”的曲子，我所知道的每一首曲子我都要弹过。当然每个小孩都想要证明他能跑得有多快，游得多远，钢琴弹得多好，但我想要弹琴的欲望超越了简单的炫耀：我想通过音乐表达自我。

母亲在我们空军大院的小房子里摆满了鲜花，还有开花的闻起来像薄荷和香料的植物。屋里的空气新鲜芬芳。我们坐在一起弹琴、唱歌。那些简陋的音乐会依然是我童年最快乐的记忆之一。

空军大院内的伙伴友情很浓厚。我们在大食堂里吃饭，在公共浴室里洗澡。我们是一个由艺术家——包括我们这帮小艺术家组成的临时性的大家庭，我们在一起吃饭、唱歌、欢笑、尽情尽兴地游戏。



朗朗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